雪泥鸿爪

旧书店里的惊喜与美好

介子平

上世纪70年代是我的蒙昧期，虽欲讲求，无书可阅，80年代方有充足杂书可读，自我启蒙由此开始。口袋里多了些碎银可供支配，一册在手，坐着看躺着看怎么都行，也无需按期归还，所谓书香生活，无拘无束沾染。于书中构建自己的世界，或曰活在书的境域里，久而久之，竟只适读书，不适谋事。那时新品种少且贵，二手书是不错的选择，遂成为旧书店的常客，常到了每周必去，每去必买。并州路山西人民出版社对面的“文史书店”，新旧兼营，老板是河南人，已熟至互留电话，委托代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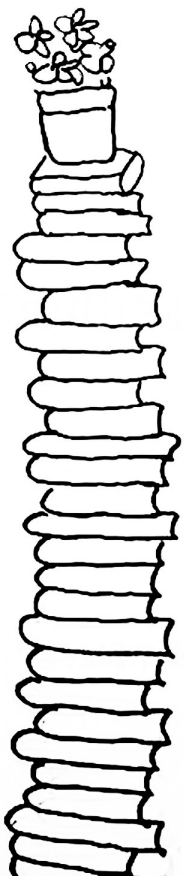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分类不明，看上去满坑满谷，纷然杂陈。藏于旧书店的惊喜与美好，在于仔细翻找，方能觅得。再者还可议价，昔时当铺收皮货必写“虫吃鼠咬，光板无毛”，收衣服必写“油旧破补，缺襟烂袖”，收金器必写“冲金”，收银器必写“潮银”，如今颠了个儿，借口品相，可以杀价，借口数量，可以压价，套路虽曰初浅，却是屡试不爽。识君甚新，而倾盖如故，淘得中意，如知己初逢，不待回家，便萃精聚神于店角翻页，开卷书香，自生异味。知识具有实用性，而思想没有，知识可以单向，思想则需双向。好书的标准，除却文笔好、细节真，更在于方法明、思考深。因为一本书，产生了与另一领域连结的新通道，甚是受益。昼夜寻读，未尝辍手，“我们自动的读书，即嗜好的读书，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，只好先行泛览，然后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”，未必如鲁迅所言的高明，许多时候无聊才读书。

一部分上世纪50年代的旧书，扉页尚有某个图书馆的戳印。之所以购买，是因为幼年时翻阅过，但不归属自己，买下来未必再读，只为满足占有欲。当你拥有某样东西时，会发现这样东西并非想象的有价值。那个年代，书店是个社交平台，谈书是种社交手段，来言去语，畅然谈叙，不必刻意问学，便可获取诸多信息。

回顾前事，情见乎词，阿城说：“我想我的启蒙，是在旧书店完成的，后来与人聊天，逐渐意识到我与我的同龄人的文化构成不一样了。”同样，伴随人文精神的复苏，一湾湖水解冻，碧波生，风景佳，旧书带我走过很远的路。待物以敬，尤其对书，怎可以焚毁。因为有过旧书店情结，即便因无处堆放而剔除的书，贻赠捐赠皆可，就是不能化浆处理。

市场转移乃技术因素影响下的客观事实，电子阅读时代，遑论旧书店，即便新书店，也因生机日蹙，转业殆尽，一铺富三代的时代已然过去。刘易斯·布兹比《书店的灯光》说：“电子商务将人们困在计算机前而不再光顾商店。所有我们这些曾在‘普林特斯’工作过的书虫都参与构建了这个将‘普林特斯’抛弃了的未来，我们大家留下的是一片空旷”，想想也是，自己也已许久未逛书店，虽说生活中真的没有几件事，比流连其间更为惬意。

卖书人多是爱书人，尤其经营旧书店者。我加着一位张姓老板的微信，他的“鑫源特价书店”，设在五一路与府东街交叉口东南的一套公寓房内，某日发布有我所在杂志社1981年的过刊，10元一册，购得3本。无奈疫情封门，待重放时进店，其已堆放至“结缘处”，费时费力才翻拣出来。缩小店面，提升利润，夫妻小店，勉强维持，库存还是控制不住越来越大，为之欣慰的是，毕竟还有这样的旧书店、这样的痴心人存在。



春风 牛力 绘

灯下读史

糖画

阎泽川

糖画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以糖做成的画，民间俗称“倒糖人儿”“倒糖饼儿”或“糖灯影儿”。分为平面糖画与立体糖画两种。它是地道的民间画种、颇具特色的街市艺术和工艺食品，广泛流传于巴山蜀水之间，备受老百姓喜爱。

在古代四川，特别是川西平原的城镇乡村，几乎随处可见糖画小摊。一个木制方形小柜，上面放一块经过磨制的大理石板，左右两边各有一块同样大小的正方形木盘。一边木盘上画着艺人能制作的各种作品图案和一支能旋转的竹箭。孩子们旋转竹箭，当竹箭停下后，箭尖指向什么图案，便意味着艺人要做什么糖画。另一边木盘上则是绘有楚河汉界和姓氏的方格，格子旁有罐子或竹筒，里面装有比麻将略小的扁竹牌子，上面写有对应棋盘的不同姓氏。交钱后便可从罐子或者竹筒中摸字。一手可以摸数个字，将摸出的字放到棋盘内对应的姓氏上。如果摸到的字始终在楚河汉界的同一边，就可以得到一条“糖龙”，第一手便摸出“赵”字也可以得“糖龙”一条。

心灵小品

何为好天气

周牧辰

移居到城市，跟我住一起的母亲，每晚都要准时打开电视机，收看天气预报。

这是母亲多年养成的习惯。如若出门干活，无法及时赶回来，她就会叮嘱我按时去收听（早年间是听收音机），然后告诉她。母亲会根据天气预报，决定第二天乃至接下来的一周，要干什么样的农活，是否要抢收抢种，或缓收缓种。

的确，天气预报，对善于种田耕地的母亲来说，真是很重要。

虽然母亲进城后不用再种田耕地了，但她还是坚持每晚收看天气预报。

有次，我问她，您现在都住城里了，平时又极少出去，关注天气还有什么用呢？

母亲说，有用啊，老家还有很多人在种田耕地，我看天气预报，才能知道老家的天气啊，我关心他们的收成。

以前和现在，母亲都会根据天气预报，作出情绪上的不同反应，有时喜，有时愁。跟城里的一些人不太一样，母亲不喜欢每天都是大晴天，理由是，如果天天都是大太阳，不下雨，那么地面上就会干旱缺水，农民种田耕地就非常难了。

同样，她也不喜欢天天下雨，觉得会涝死庄稼。在母亲看来，好的天气，就是晴天阴雨天交替着来。

我觉得母亲的看法是对的，好天气，绝不是日日皆艳阳高照，晴空万里，这样的天气，对出行的人来说，是个好天气，但对需要雨水的人来说，则是坏天气。同样，好天气，也不能是日日阴雨绵绵、阳光隐匿，那样地面上则会成为泽国，万物将失去生机和光泽。

有阳光，有风雨，阴晴交替到来，才是好天气。人生的好天气，何尝不也是如此？有喜有悲，有晴有阴，才是常态，才能让生命结出累累硕果。

苏东坡巧对鸭蛋联

晓阎

相传有一次苏小妹在饭桌上食咸鸭蛋时，忽然灵机一动，吟出：“咸蛋剖开舟两叶，内载黄金白玉”的上联，让兄长苏东坡对下联。

苏东坡虽是大文豪，一时却被难住了，很长时间没对出下联。有一天，他在吃石榴时，触动了灵感，对出下联：“石榴打破坛一个，中藏玛瑙珍珠。”此联对仗工整，构思奇巧。

可见，佳作均源于生活。

王一贴的广告词

刘先明

现代人推销商品靠广告，广告的形式又多种多样；古人推销商品多靠嘴巴，“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”嘛。其实，自夸的词就是广告。元杂剧《百花亭》卖查梨的小贩，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广告词，说是吃了他的一查梨，可以“成双作对”“调和脏腑”“补虚平胃，止嗽清脾”“诸灾不犯，百病都安”。当然，这是说破天的大话，但比起《红楼梦》里道士王一贴夸膏药的广告词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。

《红楼梦》八十回，王一贴向贾宝玉这样介绍他的膏药：“共药一百二十味，君臣相际，宾客得宜，温凉兼用，贵贱殊方。内则调元补气，开胃口，养荣卫，宁神安志，去寒去暑，化食化痰；外则和血脉，舒筋络，出死肌，生新肉，去风散毒。其效如神，贴过的便知。”你看，王一贴喙长三尺，说得天花乱坠，神乎其神。

虚假广告，古来有，如今也有。我们应擦亮眼睛，辨别真伪，谨防上当。

太原印象

天鹅舞并州

刘文洪

惊蛰前后，南风乍起，就到了我与北返天鹅约定的见面日子。我开始每天沿汾河寻觅化开的水域，期待一群白色的精灵突然出现在某处水面上。

沿通达桥边的步梯下到汾河景区。大桥往北的河面上，冰依然坚固，只是盖了一冬天的白色雪被已消失不见，露出了淡绿的底色。而在大桥之南，化出一汪贯穿东西两岸的水面，微波荡漾。

顺着步道向南行，贴着河岸的冰层，已渐渐融化出一道窄窄的细流，切断了冰与大地的连接。

接近晋阳桥时，忽见前方瓦蓝色的天空里，悠然盘旋着一队白天鹅，桥旁巨幅水面上，集结着足足上百只白天鹅，旁若无人地交头接耳，顿时，那种久别重逢的喜悦浮上心头。沿东西两岸包抄的小股细流，在晋阳桥下与大部队会师，完成了对冰面的四面合围。两桥之间，漂起了一面四处无所依的巨大浮冰，如一座小岛。

天鹅按我推算的日期，如约飞临并州。以阅尽人间春色的眼光，在江河湖畔选择着、寻找着舞台，奉献一场场世界级的巡演。她们是春天的信使，以一种唯美的方式，唤醒沉睡了一冬的晋阳大地。

我搜索出悠扬的歌谣，为她们配乐。她们仿佛天生就懂得这些曲子，闻歌起舞。刚才还散乱地拥在一起的鹅阵，打开寨门，在头鹅的带领下，一只接一只游出阵列，拉出一字长蛇阵，如从白色的线团里抽出一条粗线，线条不断地拉长，线团轮廓不变，只是内部变得稀稀拉拉。头鹅在湖面上转弯，试图转出一圈圆舞曲，然而在首尾即将闭合的瞬间，队形又凌乱了，在刚才的地方，汇成并不规整的方阵，重新扎起凌乱的大营，一小队天鹅又纷飞起，超低空尽情盘旋……蔚蓝色的天空下，太阳打出刺目的灯光，照耀着向晋阳桥方向吐出一道巨舌形的冰面，“巨舌”又被春水渗透、穿插，裂成无数片漂浮在水面上的散乱冰层、冰碴，泛着零乱的光芒，岸边尚未返绿的黄草坡、岸上枝杈上空空如也的树行、远方隐约而绵延起伏的西山……搭出宏大的背景。

我登上晋阳桥，如走进贵宾席，以全新的视角，时而俯瞰湖上的舞之美，时而平视空中的飞之悠。

我在汾河边长大，小时候在河边玩耍，常见一队队天鹅驮着季节飞来了、住下了、飞走了……沉浸在朝霞与鹅队齐飞的迷茫里，记录着、整理着天鹅迁徙的规律，推算着南迁北返的日子……那一脉离别的惆怅、重逢的喜悦……年复一年地汇聚到我的乡愁里。每当风起的时候，我总是独自一人去河边，等待、寻觅、相逢，看天鹅归来，倾情演绎一场场大型实景剧“又见并州”。

不抢风头

赵盛基

一日三餐，最常见的蔬菜恐怕非葱莫属。它看似普通，然而炖煮、炝锅、凉拌……几乎都离不开它，而且生熟皆可食用。虽然只是配角，但是没有它就缺少滋味，有了它才回味悠长。虽然菜上桌后它可能被忽略，甚至见不到它的踪影，但是它的作用谁都不敢忘记。因此，它被称为“菜伯”，也就是菜中“大爷”啊！葱全身都是宝，很多部位都可入药，而且百搭，很多中药的配制都少不了它。

无论烹饪，还是入药，葱都在默默地起作用，从不抢风头，所以古人又把它称为“和事草”。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